



## 中庸講記之六(下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### 4. 象曰：天與火，同人，君子以類族辨物。《易經·同人卦》

《易經》的大有卦跟同人卦很重要，我們常講：「君子以遏惡揚善，順天休命。」《易經·大有卦》大有卦是後天返先天；而同人卦是先天轉後天，講天火同人。

「君子以類族辨物」，此與「一以貫之」是同樣意思。類族指所有萬事萬物，不僅只有一萬種而已，甚至包括一草一木，這類族是無窮盡的。但是類與族是有分的，貫在魚變魚，貫在人變人，無論植物或動物，都可以以物分辨得清楚。

「同人」，就是有兩個東西存在，

這很重要。好比說人，是有指有兩個人的存在，道理就是在此；「得一善」，這就是性理心法之所在，亦即每一事物都有一體兩面，一為看得見的、一為看不見的，我們要了解同人卦的意思。故《易經·雜卦》：「大有，眾也；同人，親也。」這東西就是與我們最親近。所以說到這裡，咱們要知道得道時要「薪火相傳」，為什麼要用火？

「天與火，同人」，點傳師立囑時讀到「燈光照耀」，才能返本還原，才能歸根認 中。

### 5. 慈正天君語：

我問你是誰？你原來是我；  
我本不認你，你偏認定我。  
我離不開你，你卻離得我；  
等到百年後，有你無了我。

以上為蘇守信老前人（即慈正天君）來台時所說的，以此段話印證，為何說人裡面有二個人。這段話中，我是指假體，你是指本性。

「我問你是誰，原來你是我」，我是假體的我；你就是本性，看不見的你。我不認識你，你卻認識我。我離不開你，因為我若離開你，生命即告一段落，所以我一定不能離開你；但你卻離得我，等到百年後，一個人若歸空，四大假合拆散時，就「有你無了我」，此時你就離開我了。此為印證人有「你」和「我」二個人存在，這就是《易經·同人》所說的道理。

我們今天得到性理真傳、心法真傳、道統真傳、天命真傳，也是要我們了解：二個人其實是同一個人，這道理唯在道中才能體會到，也由此卦理及蘇老前人所說的這段話，就可以體會到，為什麼顏回夫子得一善則能拳拳服膺？因為他知道這個若沒了，生命也沒了。但他所抱的是仁心，是先天的；而我們現在都將先天的妙用，以後天的妄用來用，這是很可惜的。

接下來這篇道理非常重要，若能體會這些道理，對我們修辦道有很大的幫助，讓我們了解往後的方向該如何走。

## 6. 子謂顏淵曰：「惜乎！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！」《論語·子罕》

「子謂顏淵」，不是指孔子告訴顏回，而是指孔子評論顏回。孔子每想到顏回的好學、不遷怒、不貳過、種種修養與德性，卻又很短命（只活到32歲），就覺得很可惜。

顏回的工夫在哪裡？每次看到他都很精進，精益求精，也就是好還要更好，就像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《易經》，不曾看到他稍有懈怠停止過。雖然顏回夫子家境清寒，但內心安貧樂道，是一般人無法體會，這種心中的歡喜，其對道的信心、對道的精進，真是欲罷不能，這需要達到相當境界才行。這段話是要我們修辦道能以顏回夫子這種德性及精神為典範。

**《中庸》第九章：**  
**子曰：「天下國家可均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」**

第七章講舜的智，第八章講顏回的仁，第九章是在講勇，第十章講強，強即勇，修道需要此三達德。

此章內容看來很簡單、精簡，大意說國家可以平均，工作可以辭去，刀來也不逃避，但是中庸不可能也；為何提到「中庸不可能也」？意思是說要達到致中和，不是人人都做得到，有的人做得到，有的人做不到。

以下用六個人來作比喻，有三個人是做得到中庸之道，另外三個人卻做不到中庸之道。

### 讀懂經句

- ①**可均**：明敏強幹者，可治國安民，奠定國家於太平而均之也。（此處將以舜帝與管仲作對比。）
- ②**可辭**：資稟廉潔者，能斷然不疑，勉力推讓而辭之也。（此處將以孔子與丈人作對比。）
- ③**可蹈**：心情果敢者，能輕生重氣（此處是指正氣），悍然不顧而蹈之也。（此處將以子路與比干作對比。）

孔子作春秋，對歷史的判斷是在事情發生過後，才將其利弊得失作記錄。白居易有首詩：「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士時，向使當時身便死，一生真偽有誰知！」所有的歷史人物都是蓋棺定論。

周公一生認真輔助幼小的周成王，世人卻流傳周公會造反篡位；周公因此流言，以及在大環境的壓力下，他反而更加謹慎小心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終究他是成功的。

王莽是個學問很好的人，38歲就官至大司馬，當時大家都說他的能力足以做皇帝；到哀王執政時，朝廷內的人又傳說不可再用王莽，因為他會造反；王莽便立即以退為進，辭官退休。但朝廷內少了王莽，景象不再。退休期間，王莽熱心幫助老百姓，常替人寫告狀的狀紙，如同現代律師般。3年後，哀王去世，朝廷大官又推舉王莽出來執政，並誇稱他是周公再世；到後來王莽卻真的廢帝篡位，變成歷史上的大壞人，終究晚節不保。假使他若38歲時就去世，則是萬古流芳，變成完全不一樣的結果，所以說：「一生真偽有誰知！」

修道也是一樣，要「前後一貫，始終如一」，無論做什麼職位，或擔當什麼工作，都應始終如一，才能返本還原。

### 依經演繹

1. 行之有偏，均國家，此非中庸者，如管仲治齊。

(1) 子曰：「管仲之器小哉！」《論語·八佾》

孔子對管仲的評論有褒有貶，貶的是管仲的修為沒有守中庸。管仲是個很會治國的人，但卻很「器小」，「器小」並不是指度量小，而是心器小。

(2) 子曰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賜。」《論語·憲問》

此句是孔子稱讚管仲，管仲治世時，有很長一段時間天下太平。這段經文前面還有一段，子貢曰：「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」《論語·憲問》子貢對於管仲很有意見，認為管仲在國家內戰中不能以死報舊主，反而在齊桓公之下擔任宰相，如何能稱為仁者呢？

因此，孔子說了這段道理回答子貢。管仲作齊桓公的宰相時，霸諸侯，能不失一兵一卒，九次會合諸侯，而救天下，這就是仁德。

那為什麼孔子說管仲晚年器小呢？後學在此就做個解釋：「因霸術思想惡例一開，實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嫌，只知空言仁義，對聖人微言大義，卻懵然無知，怎能道濟天下？」

因為管仲都用霸術恐嚇人，以強欺弱；還挾天子而令諸侯，以「尊王攘夷」為口號，即要所有的人都聽皇帝（周天子）的話，空言仁義，不行王道。反之，他當時若能將統合諸侯的能力，再乘勢治亂世為太平，則整個歷史又不一样了，周朝不會衰落，也沒有春秋、戰國時代，這是指管仲失去了一個大好的機會，其歷史的功過定位即僅於此，所以孔子才說管仲器小。

如同我們修辦道，能為而不去為，便錯失了自己的機會，這樣不合中庸之道。

## 2. 行之有偏，辭爵祿，此非中庸者，如丈人不仕。

「丈人」，指老人。此段道理有個故事（註1）：有一天，子路跟隨夫子出行，一不注意落在後面；子路遇到一位老人，用拐杖肩擔農具，便向前詢問那老人，是否看見夫子？老人答以：「四體不動，五穀不分，只會用一張嘴巴說話，什麼叫夫子？」接著老人扁擔放著、拐杖插著，就到田裡工作。子路見此老人不凡，就站在旁邊靜候。到傍晚，老人邀子路留宿過夜，又讓兒子做飯請子路吃。

第二天天亮，子路辭別，不久就

追趕上孔夫子，於是將前一天遇到老人的事告訴他。孔子說：「那是一位隱士。」就叫子路再去找那位老人。老人不在家，只有他的兒子在，子路便請兒子轉告老人說：「您是能為國家做事的人，卻不出來，這是不義；您把兒子教導得這麼好，這是長幼有序，不可廢除的道理；但對於君臣有義之事，你卻不願盡一己之力，而自命清高，在五倫之中，已少了最重要的一倫。君子為官不是要沽名釣譽，你有此才華能為國家做事，應盡你的能力。今天大道無法推展，已知道就是這個原因啊。」

如同在道場，有的人也是不願多承擔，常常會說：「你們去做就好了，你們就做得好好的，用不著我的，不差我一個人。」只顧獨善其身，這樣的過錯，就是道之不行的原因。修道是要眾志成城，不是靠一個人，這是不合中庸之道，也就是「行之有偏」。

### 3. 行之有偏，蹈白刃，此非中庸者，如子路不得其死。

(1) 閔子侍側，閔閔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。子樂。「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」  
《論語·先進》

眾弟子隨侍在夫子身邊，閔子騫風度翩翩，有中正之氣象；而子路威武剛強，非常有架式；冉有、子貢心地樂觀，人才和口才都很優秀。孔子感覺很快樂，原本眾弟子都是鄉野之士，現在個個入相出將。唯一讓孔子煩惱的是子路，擔心他會不得善終。結果一語成讖！

### (2) 後來子路仕衛，死於孔悝之難，有傷君子之忠勇。

後來子路去衛國當官，在孔悝（音同「虧」）之難時，此事是衛君父子爭國，原本沒有他的事，卻因他認為自己既食孔氏之祿，孔悝有難，自然不能避難不救，於是為了救孔悝而與蒯聩的家臣石乞、孟孺戰鬥。子路入城，在戰鬥中，被敵人以戈擊中，頭上冠的帶子被割斷，子路說：「君子死，冠不免。」乃彎下身撿起冠來，繫上帶子，從容就義，死後受醢刑（即剝成肉醬），享年 63 歲。後來，孔子聞其死，極為傷心。

所以說一個人的個性，有時會影響他的生命，以及他一生的吉凶禍福。因此，子路的行為也不合中庸之道。

### 4. 行之得中，均國家，中庸者，如堯舜平天下。

為何是平天下，而不是治天下？因為堯舜是以無為之治而能平天下、安定天下。在《孟子·萬章章句上》（註2）中，萬章問孟子：「堯帝將天下交給舜帝，是這樣嗎？」孟子說：「不是，天子本身沒有力量，不能想把天下給誰就能給誰。」萬章說：「若不是堯帝給他，那舜的天下是誰給他呢？」孟子說：「是天給他的。」萬章說：「是天給他的，那是天告訴舜帝，要給他天下的嗎？」孟子說：「不是，天不會說話，天是依據舜的德行、萬民對他的愛戴與服從，及他所做的事業、聖業，種種顯露出沒有舜不行，所以天將天下交給他。」因此堯舜平天下，合於中庸之道。

### 5. 行之得中，辭爵祿，中庸者，如孔子不冕冠而行。

「冕冠」是大夫所戴的帽子，孔子的志向不是戴大夫的帽子，因此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，遇到與自己理念不同時，就毅然離開，甚至周遊列國14年，從不眷戀官位，因為他志要傳道，而不是當官。

就像我們與社會的人接觸，有時是想度對方，當度不到時，就到此為止，又另尋目標。孔子周遊列國也是

為傳道，辭官是無為而為，不為自己的名利，所以孔子能做到這樣。

(1) 達巷黨人曰：「大哉孔子！博學而無所成名。」子聞之，謂門弟子曰：「吾何執？執御乎？執射乎？吾執御矣！」《論語·子罕》

「達巷」是地名。在達巷此地的人說：「大哉孔子！他的學問、為人修養都很好，但為何從沒當過官？」。孔子聽到此傳言，就問眾弟子：「我到底是要做什麼？駕馬車？或射箭、打獵？我去駕馬車好了！」這句乍聽起來很奇怪，其實這是聖人的微言大義。「執射」是指打獵，有爭取名利、富貴的涵義；而「執御」意即駕車才能行遍天下，能去各處傳道；孔子想要當駕駛、司機，將眾生引回理天。

以前行道的前輩者，不也像是做我們的司機嗎？引導我們走上修道、行道的這條路，相信我們大家都能體會得到。

(2) 子謂顏淵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唯我與爾有是夫！」《論語·述而》

「藏」很重要，要藏什麼？我們都有一樣東西，尤其點傳師與講師都要注意，我們都有這「神器」；所謂「藏

器待時」，辦道或做事時，都要拿出來用，神器即天命。道有時隱、有時顯，傳道時，天命可辦三曹普度，這是非同小可；舍之則藏，意即道隱時，則藏器待時。天命要用在那裡，這很重要。

### (3) 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 執者失之。《道德經·自然章第 29》

神器，不可用在有形，尤其當點傳師的更要特別注意，不可隨意向人說自己有天命，天命是無形的，是要用在辦道時，這才是天命。平時要與眾人一起做事，若欲藉天命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，這是錯誤的，最後一定會失去；講師也一樣，這是上天給的使命，才能代天宣化、替天行道，所以不能亂用。

## 6. 行之得中，蹈白刃，中庸者， 如比干之死。

比干會死是因為紂王無道，但無人能勸阻紂王，比干勉強為之。在《孔子家語·子路初見》（註 3）中，孔子說，比干是紂王的伯叔輩，官位是少師，應可不必死，但紂王無道，他覺得很對不起祖宗先賢，而他盡忠報國的心是在宗廟（國家社稷），卻又不敢廢除宗廟（國家社稷），只好以

死來爭取，看看紂王能否覺醒，而變成一位有道明君，改而推行仁政。所以比干之死重如泰山，而子路之死輕如鴻毛。「中庸不可能也」，致中和的工夫，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得到，就看你怎麼做。

歷史是一面明鏡，就看我們要學比干？或學子路？要學孔子？或要學丈人？是要學管仲？或學舜帝？二個對比之後，去體會這句道理到底引導我們到什麼方向。我們今天修辦道也是如此，一樣天下國家可均也，一樣爵祿可辭也，一樣白刃可蹈也，看我們用什麼方式把中庸掌握得好。中庸的道理如果能細細品味，相信必能夠回味無窮。

註 1：故事引用自《論語·微子》。

註 2：出自《孟子·萬章章句上》。萬章曰：「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否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」「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」曰：「天與之。」「天與之者，諄諄然命之乎？」曰：「否。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」

註 3：出自《孔子家語·子路初見》。子曰：「比干於紂，親則諸父，官則少師，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。固必以死爭之，冀身死之後，紂將悔寤，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。」

（全文完）